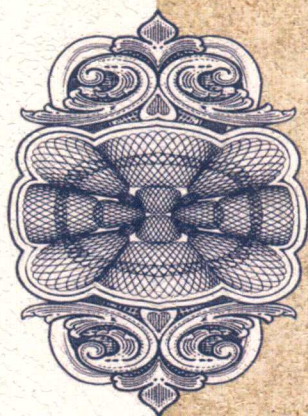


[美] 包筠雅 (Cynthia J. Brokaw) 著
刘永华 饶佳荣 等 译

文化贸易

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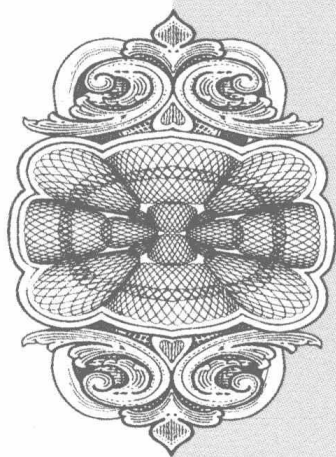


博
雅
史
学
论
丛

海
外
中
国
史
研
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文化贸易

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

[美] 包筠雅 (Cynthia J. Brokaw) 著
刘永华 饶佳荣 等 译

7-72
157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13 - 83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美)包筠雅(Brokaw, C. J.)著;刘永华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7

(博雅史学论丛·海外中国史研究)

ISBN 978 - 7 - 301 - 25979 - 5

I. ①文… II. ①包…②刘… III. ①图书—贸易史—研究—中国—清代~民国
IV. ①F724. 7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9198 号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by Cynthia J. Brokaw

Copyright © 2007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
著作责任者	[美]包筠雅 著 刘永华 饶佳荣 等译
责任编辑	张 晗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5979 - 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 pup. 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 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33 印张 500 千字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 pku. edu. 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各章译者

第一章 第十四章	刘永华
第二章	朱忠飞
第三章 第十二章	董思思
第四章	姜金顺
第五章	姜金顺 刘嘉乘
第六章 第十章 第十三章	饶佳荣
第七章 第八章	巫能昌
第九章	陈贵明
第十一章	刘嘉乘 董思思
附录 C	刘嘉乘
索引	陈贵明 董思思
其他	饶佳荣
统校	饶佳荣 刘永华



献 给 乔

致谢辞

非常感谢雾阁、马屋的村民欢迎我到那里访问,并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询问,对我索要资料也很耐心,且颇为风趣。这本书的完成要感谢他们的慷慨大度。很抱歉我不能在这里对有功于此书的邹氏、马氏族人一一表示谢意。我特别感谢邹日升,是他把我介绍给这两个村庄,并向我讲解四堡的出版史;我也特别感谢四堡乡文化中心主任包发生,是他帮我确定四堡印刷书的地点;我还要感谢邹降瑞,他清醒的头脑、睿智的判断惠我良多。令我悲痛的是,我离开四堡以后,有两位对我帮助甚大的报道人驾鹤西去:一位是马嘉树,他曾为我研究马屋出版史出谋划策;另一位是马勋建,他对20世纪初图书出版—销售业巨细靡遗的回忆,为我理解四堡书业打下了基础。此外,我还要感谢邹恒琛、邹洪强、邹金福、马火根、马文麟、马玉山的热忱相助。漳州的邹洪基、广西南宁的邹淑明、凌云的邹式沐、百色的邹清盛为我提供了关于四堡分店营业的宝贵资料。

1991年访问厦门时,我从厦门大学的陈支平和郑振满的论作中首次获知四堡的出版史。感谢这两位学者在我着手进行这项研究的初期与我分享资料,也谢谢他们支持我撰著成书。我第一次到四堡,是由厦大的曾玲作伴;她把我介绍给四堡乡民,向我讲解她的老师傅衣凌开创的历史田野调查法。曾女士对我完成这项研究帮助极大。当我在雾阁和马屋做长期考察时,我非常幸运得到了刘永华的协助。其时,刘先生是厦大的研究生(现任厦大历史系教授)。他慷慨地与我分享他关于宗族社会的学识,这大大丰富了我对四堡社会史的认识。(他由此从事四堡社会史研究,考察礼仪在宗族形成、经济增长和竞争、宗教及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向厦门大学古籍研究所侯真平先生的请益,帮助我加深了对四堡坊刻本的认识。如全书所示,我从这些学者的大作中获益良多。福建新闻出版局的吴世灯在四堡从事的田野调查与我的重合,谢谢他惠赐部分关于四

viii

堡出版史的资料;龙岩的邱荣洲、厦门的谢江飞慷慨地向我展示他们收藏的四堡坊刻本。

厦门大学是我在华调研的联络单位。我很感激该校外事办和海外教育中心工作人员的帮助,这两个部门欢迎我访问厦门,并协助安排我到广东、四川、广西、江西、上海、北京调研。有了当地政府的协作,我才可能着手研究雾阁和马屋;在此我特别感谢连城县外事局的张长明和四堡乡乡长(1995—1996)吴公和的支持和变通。

ix 从更大的背景探讨四堡出版业的尝试要求我到其他地方做田野、查文献。在江西,江西师范大学的梁洪生教授为我到江西省图书馆查阅资料提供了诸多便利,更别提到浒湾和金溪考察了。赵水泉和徐正付两位先生费心把我带入浒湾,还同我分享他们对浒湾镇出版业的研究。在四川,我得到四川少数民族研究所的杨林和岳池华侨办的程文辉的帮助。在广东,黄国声和李绪柏慷慨与我分享他们关于广州和马岗出版业的学识;冯天业先生热心安排我和马岗村民做了几次访谈,在此一并致谢。我还要感谢复旦大学图书馆善本库主任吴格,长汀县档案馆、福建省图书馆(特别是刘大治先生)、江西省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在根据调查所得撰写书稿的过程中,我特别感谢顾德曼(Bryna Goodman)和贾德讷(Daniel Gardner)的指教。顾德曼教授抽出她自己著书立说的宝贵时间细审拙稿;在这个漫长的阶段,她一直鼓励我继续研究。我非常感谢她的鼎力相助。贾德讷教授对拙稿某些重要章节提出中肯的批评,使我重新思考、(我希望)改进并加强我的论述。贾教授多次惠赐他关于中国教育、识字率和阅读问题的意见,我从中获益匪浅。

在本书成稿各阶段,许多学者阅读拙稿,并惠赐意见。贾晋珠(Lucille Chia)对福建建阳的出版业卓有研究,她细致地通读全书初稿,并提出颇有助益的改进意见。帕克(Geoffrey Parker)和罗友枝(Evelyn Rawski)也读过全稿,提出尖锐(也很难回答)的问题,并对重新组织材料提出意见。韩森(Valerie Hansen)助我更准确地界定本书的目标。何义壮(Martin Heijdra)、莱恩(Thomas Lyon)、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细致地询问四堡书业的社会经济史问题。很遗憾我无力回应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但他们的审读意见对修订拙稿极有帮助。里德(Christopher Reed)对“四堡在中华帝国晚期经济中的地位”这节提出颇为有益的批评。我从艾尔

曼(Benjamin Elman)研究科举制的大作及其在各阶段对拙稿的审读意见中深有获益。夏颂(Patricia Sieber)对我深入认识中华帝国晚期的小说及其他类型的“虚构作品”(fiction)帮助极大。谢谢她和库勒曼(Paize x Keulemann)对这个问题的建议。格拉夫(Harvey Graff)以饶有趣味的批评助我重新审思关于识字率的论断。艾思仁(Sören Edgren)、姜士彬(David Johnson)、韩书瑞(Susan Naquin)、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和威尔森(Thomas Wilson)的批评,及他们言谈中的指教,同样让我获益良多。

麦克林(Ron McLean)制作了地图和族系表;谢谢他的耐心和执着。谢谢包英、徐艳、吴晓楠协助编辑附录。感谢理查德(Naomi Richard),她竭力整飭文稿,使本书语言简明清楚。

这项研究工作得到诸多资助。感谢全国人文科学基金会和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大力支持我在美国和中国做档案调查及1995—1996年我在中国的田野工作。俄勒冈大学的亚太研究中心、人文学中心、夏日研究协会资助我到福建做短期考察,并资助我写作。俄勒冈人文委员会也资助我夏季到四川做田野调查(1997)。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历史学研究所的一年(1999—2000),使我有时间持续分析资料、撰写书稿;俄亥俄州立大学给予我的假期使我得以完成初稿。

本书部分章节曾以“Reading the Bestselle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Sibao”为题收入*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加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以“Fieldwork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 Culture: A Survey of Sources”为题刊于*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第10卷第2期[2001年秋])。这两部分收入本书,得到了加州大学董事会董事和*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编辑的许可。

包筠雅

凡 例

度量衡

因时空差异,重量、尺寸及货币的计量变化多端,下面的换算均为估算值。

面积

1 亩 = 0.077 公顷

1 挑 = $1/3$ 亩 = 0.23 公顷

容量

1 石(音“旦”,在清代也念作“时”,或写作“担”) = 67 公升(有时候最多相当于 104 公升)

1 斗 = 6.7 公升

重量

1 担(在清代与“石”字换用) = 60.5 公斤

1 斤 = 605 克

长度、距离

1 里(或“华里”) = 0.5 公里

1 尺 = 32 厘米

货币

清代和民国币种众多;下面三种是四堡报道人经常提到的。

A

1 两 = 37.8 克银子 = 10 钱

1 钱 = 10 分

1 分 = 10 厘或 10 文, 因此 1 分 $\approx$ 1 个铜板(见下)

B

1 圆(员、元) $\approx$ 7/10 两 = 10 毛

1 毛 = 10 分

1 个铜板 = 10 文

C

1 个花边, 源自墨西哥城铸造的都布隆(doubloon), 用来换算银钱

地名

由于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中的地名与四堡书业史大部分时间邹氏、马氏移民地和售书点大都吻合, 所以我会尽量采用清代的地名(从 1820 年开始)。如果现名与清代时不同, 我在第一次提及时会以插入语的方式指出来。晚清民国时期的地名则以现名为准(在地图上划线表示)。

坊刻本计量单位

文本以厘米为计量单位, 标出雕版的高度和宽度(也就是一整版的大小)。图书成品比原单位稍高, 宽度加宽小半个版面, 因为成品有“天头”“地脚”, 总是比雕版更大, 所以这样才有装订的空间。

目 录

图表目录	1
凡例	1
第一章 导论:四堡书籍贸易与清代社会	1
清代坊刻业的扩张	6
四堡图书出版—销售业的研究资料	15

上部 四堡的图书出版业和销售业

第二章 背景	
——闽西与四堡	27
闽西	27
四堡和邹氏、马氏宗族	42
第三章 四堡出版业的起源和书籍的生产	57
雾阁与马屋出版业的兴起	57
邹氏、马氏书坊史	
——概述	60
四堡书籍的生产	67
结论	89
第四章 四堡出版业的结构	90
作为邹氏、马氏宗族内家庭产业的书坊	90
图书出版业的收入	103
收入的用途	106

第五章 “我们都是兄弟”

——分家、书坊的增加与竞争的控制	113
分家与新书坊的发展	114
族内书坊间竞争的控制	
——惯例及其实践	125
族际竞争的控制	131
第六章 四堡书籍的销售路线	133
四堡的图书市场	133
四堡之外的图书销售网络	135
四堡贩书的模式	
——他们为什么去那些地方	145
结论	162
第七章 流动贩书与分店的经营	166
旅途生活	
——流动贩书	166
书店分号	178
第八章 闽西社会和帝国晚期经济中的四堡“儒商”	190
“儒商”	
——四堡书商的形象	190
作为地方士绅的邹氏、马氏出版家族	195
帝国晚期经济中的四堡书商	203

下部 四堡刻本

第九章 四堡刻本的特征和来源	217
四堡出版物之概观	218
四堡坊刻本的来源	220
第十章 教育类书籍	228
蒙学和杂字	231
超越“识字启蒙教育”	
——幼学辅导教材	247

文范	253
诗选及诗赋指南	259
教育的核心	
——经书	263
四书五经之外	277
结论	281
第十一章 礼仪指南、医药指南和占卜指南	287
家用类书和日常生活礼仪指南	288
医学与药物手册	299
祈福指南	
——通书、风水、占卜手册和善书	314
结论	328
第十二章 小说和纯文学	333
小说	334
戏剧和歌册	349
精英艺术	
——诗集与书画集	355
结论	357
第十三章 四堡的客户和清代的大众文本文化	360
四堡坊刻本的价格和受众	360
四堡坊刻本的生产质量	365
四堡和大众文本文化	367
四堡大众经典的稳定性	372
第十四章 清代中国印刷文化的扩散	375
四堡与清代其他坊刻业基地	375
清代文本的流传	384
清代的书籍文化	388
识字能力、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	393
附录 A 闽粤赣边区交通路线	403
附录 B 光绪二十三年(1897)聚贤堂和大文堂雕版价目	406

附录 C 谱系图表 407

附录 D 四堡书坊和书商

附录 E 邹氏、马氏书商及售书地点

附录 F 清代邹氏、马氏移民地点

附录 G 四堡坊刻本清单

(注:D 以下表格均见于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网页:<http://www.fas.harvard.edu/~asiactr>,可免费下载打印。)

参考书目 428

索 引 462

译后记 511

图表目录

表格

5.1 光绪二十年(1894)文海楼雕版租价	127
5.2 光绪朝翼经堂雕版租价	129
13.1 部分四堡坊刻本的零售估价	362
B.1 光绪二十三年(1897)聚贤堂和大文堂雕版价目	406
D.1 四堡书坊(草拟)	
D.2 其他四堡出版商和出版—销售商	
E.1 在福建的邹氏、马氏书商及售书地点	
E.2 在广东的邹氏、马氏书商及售书地点	
E.3 在广西的邹氏、马氏书商及售书地点	
E.4 在江西的邹氏、马氏书商及售书地点	
E.5 在湖南、湖北的邹氏、马氏书商及售书地点	
F 清代邹氏、马氏移民地点	
G 四堡坊刻本清单	

(注:D.1 以下表格均见于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网页:<http://www.fas.harvard.edu/~asiactr>,可免费下载打印。)

地图

2.1 福建省汀州府	28
2.2 晚清时期的四堡	43
6.1 邹氏、马氏书商在福建的售书点	139
6.2 邹氏、马氏书商在广东的售书点	141
6.3 邹氏、马氏书商在广西的售书点	142
6.4 邹氏、马氏书商在江西的售书点	144
6.5 邹氏、马氏书商在两湖地区的售书点	145
6.6 邹氏、马氏书商在粤、桂、湘、赣的移居点和售书点	151

第一章 导论：四堡书籍贸易与清代社会¹

今日的四堡乡是位于闽西山区的一个贫穷的村落群。^①这个乡虽然已做出种种努力,开始发展乡村工业,但由于地少人多,没有其他出路,无法从比以前更自由的经济结构中获益,而福建沿海的乡村由于条件较好,最近已经在这种经济结构下步入小康。四堡没有价值不菲的矿藏,村落周围的山林早被砍伐殆尽。它的地理位置也不优越。由于四堡处于福建省最为贫困的偏远地区,这里连最不重要的商业中心都算不上(不过,本乡行政中心雾阁有个墟市)。像过去一样,四堡身强力壮的男人到外地打工,而他们的妻子在家干农活或照看店面;有点雄心的年轻人则期盼离开这个地方。

不过,四堡并非自古就如此贫穷。在清代绝大部分时间里,当地的两个村落雾阁和马屋是兴旺的出版业基地,拥有数十个独立的家庭书坊。^② 2 当地的出版业发端于17世纪后期——第一个有文献记载的书坊创建于康熙二年(1663)——此后一直延续了整个清代和民国时期。通过走街串巷的书贩和四堡人经营的书店,这里的出版业为华南许多地区提供了教科书、日用类书、医药手册和占卜指南。乾隆(1736—1795)和嘉庆(1796—1820)年间,当地出版业达到鼎盛,“致富者累累相望”。^③

尽管这种行当的鼎盛期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但它一直延续至20世纪早期。咸丰四年(1854)刊《长汀县志》提到,四堡“刷就发贩,

① 对“四堡”其他写法的讨论,参见李升宝:《四堡地名考》,第79—80页;王荣光:《闽西地名》,第112页;《连城县志》(1993),第985页。

② 书坊是制造和销售书籍的机构。我在讨论四堡书坊在福建及周边省份创建的书店时,将它们视为书店或书铺,以此强调它们创建的主要功能是销售四堡书籍的经销店(不过,某些经销店也的确涉足印刷业和出版业)。

③ 《范阳邹氏族谱》(1947)卷三十三,页99a。

几半天下”，获利“不小”。^①19世纪末，出版业复苏。杨澜（乾隆五十四年[1789]举人）在道光年间（1821—1850）撰写的著作中，称赞四堡的图书业不仅使这个帝国的文人受益，而且给本乡的家庭带来了经济收入（“恒产”）。“富埒多藏，食旧德，服先畴。”^②一系列的冲击给这个行业带来了灭顶之灾：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上海石印业和铅印业的发展、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考试的废除（四堡常备书籍因此变得无关紧要）以及20世纪早期的政治、社会混乱。最后一家书坊于20世纪40年代末停止印书，最后一家四堡书店在20世纪50年代歇业（不过，此时它与四堡的关系已微乎其微）。1940年刊《长汀县志》扼要写道：“邑四堡乡昔多以书版为业，刻印制订发行颇广。今石印铅板风行一时，存板放失。”^③

然而，从18世纪早期至20世纪早期，四堡的邹氏、马氏宗族经营的是华南最大的区域图书出版、销售业之一。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郑振铎（1898—1958）将四堡、浒湾（江西）、汉口和北京并称为清代四大印刷基地。^④四堡书商辟有商路、建有批发书店的省份多达十个——福建、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不过，他们最为重要的书籍销售网络位于福建、江西、广东和广西境内）。根据一本现存的20世纪早期的账簿残本的记载，在一年的时间里，一家书坊批发了250种书籍，总数超过8000册。这只不过是一家书坊在出版业走下坡路期间的销售量，这个行业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在中国书籍界，四堡依然无籍籍名。保存至今的同时代文献（除了邹氏、马氏族谱以及族人和四堡人撰写的庆贺类的文字之外）对四堡出版业几乎不着一字^⑤——我在上文已归纳了地方志对这个行业的几乎所有的简短记载。^⑥研究中国书籍的当代学者几乎完全忽视了它；张秀

① 《长汀县志》（1854）卷三十一，页69b。

② 杨澜：《临汀汇考》（序文作于1878年）卷四，页8a-b。杨澜是长汀人，对汀州相当了解；参见《长汀县志》（1993），第962页。

③ 《长汀县志》（1940）卷十，页21a。

④ 邹日升：《中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第102页。

⑤ 例如，参见上揭文，第102—115页；邱荣洲：《四堡雕版印刷琐议》；马卡丹：《四堡雕版印刷业初探》；马例文：《闽西四堡坊刻的兴衰及其原因》；毛星：《四堡古籍雕版的最后去处》；包发生：《四堡雕版印刷业的情况调查》。

⑥ 《福建通志》（1922）只是复制了杨澜对这个行业的上引简单描述；参见卷三，“版本志”，页4a。